十四年六月乙亥與莒補秉義郎其目云即
理宗皇帝考宋代之制舊名亦諱乃直斥不
避似乎元人然其書内宋而外元又叙元代
得國緣始多敵國傳聞之詞或宋末山林之
士不諳體例者所作歟陳均編年備要因通
鑑長編而删節之此書則本兩朝實録參以
李心傳所論中如稱趙鼎為趙丞相安丙為
安觀文錢象祖為錢參政李璧為李參政史

州皆在開禧四年考開禧實無四年此書載於二年丙寅當得其實其姓氏之互異者如宋史趙彥逾傳有中郎將范任此書作范仲壬趙汝愚傳有宣贊舍人傅昌朝此書作昌期步帥閻仲夜此書作王仲先本紀副都統翟朝宗得寶璽此書作興宗俱足以互證異同惟於史彌遠廢立濟王事畧而不書或時代尚近衆論不同其事未經論定故闕所疑

歟然彌遠之營家廟求起復一一大書于簡知非曲筆隱諱也其書世罕傳本惟見於永樂大典者尚首尾完具謹校正繕録以備參稽原書卷目已不可考今按年編次釐為十有六卷其中間有敘述失次端委相淆者
睿鑒指示曠若發蒙謹仰遵
聖訓詳為核正各加案語以明之俾首尾秩然不惟久湮陳笈得以表章且數百年未補罅漏一經

御覽義例益明尤為是書之幸矣乾隆四十六年三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興初張浚為江淮宣撫使首上疏援漢故事乞立太
子孝宗方有兵革之事且謙遜未遑也始孝宗在藩
邸成穆郭后生四男長鄧王愭次慶王愷次恭王即
帝也次未命而夭追賜名恪贈使相封邵王乾道元
年六月鄧王夫人錢氏生子太上皇甚喜先兩月恭
王亦生子于是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王淮攜白
劄子見大臣言恭王夫人李氏四月十五日生皇長
嫡孫時孝宗未置相參知政事錢端禮行丞相事端

卿俊卿愕然而止及是復申前議著作佐郎劉焞見允文語及之允文曰允文若見上及此但道家事勿問外人焞曰徐勳此言豈可效耶其實允文將與孝宗謀建儲也七月台州進士鄭偉上書亦及春坊事允文薦于孝宗召見補右廸功郎是月二十七日乙巳太史奏是夜四更後東北方火星順行在木星西南入宿各不及一度占云木火合宿主冊太子當有赦八月三日庚戌孝宗御垂拱殿允文乞留班奏事

以為當冊太子天心仁愛陛下昭示休祥顧陛下上
順天心下從人望蚤出睿斷孝宗欣然云朕久有此
意事亦素定但恐儲位既正人性易驕便自縱逸不
勤于學浸有失德不可不慮朕更欲令練歷世務通
知古今庶幾無後悔爾允文奏曰臣平日竊觀陛下
聖孝至篤豈不以宗社為念聖慮最遠豈不以儲副
為急所以遲遲至今亦必有說今蒙宣諭益有以見
陛下重惜神器封植國本為萬萬年之永圖天下幸

恩拜訖復奏云此事願陛下早留聖念孝宗云甚好
甚好不過旬日閏二十五日壬申朝殿奏事至下馬
處中使傳旨令右相留班孝宗以邊事一二宣諭已
奏對訖允文奏云臣比者敢以早建東宮事有請陛
下欣然即賜開納今已踰旬日未准處分臣實憂懼
孝宗曰此事已決偶數日來多事未及與卿商量允
文奏云昔唐太宗從容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
急各為吾言之高士廉曰養百姓最急劉洎曰撫四

留班奏云去年郊天前一日臣賜對郊宮寢殿蒙陛下宣諭少俟兩宮尊號禮畢便降立太子指揮令兩宮冊寶慶成乞早賜處分孝宗曰丞相留意此事如此朕欲以仲春上旬擇日行禮非久于內殿更與卿議之又有少說朕欲立太子後餘一親王便欲令出鎮外藩不知本朝有何典故允文奏曰陛下止有兩大王若立一王為太子一王自留王邸侍陛下左右本朝亦無似此典故孝宗云朕之慮甚遠卿可于唐

不能奪以基禍亂皇太子朕觀之熟矣他日親馭戎
輅以撫六師監國之任不及今早定何以繫天下心
允文奏臣等受詔未敢行出恭俟來日集百官宣布
孝宗曰善是夕鎖學士院命直院鄭聞草皇太子及
慶王加封兩制八日癸丑百官班文德殿詔曰朕紹
承大統于今十年深惟太上皇帝付托之重而元良
虛位惕然于懷傳曰儲副天下公器朕其敢有所私
哉第三子惇仁孝嚴重積有常德學必以正譽日以

休蔽自朕心俾膺主鬯以永宗社之慶可立為皇太子其官屬儀物制度令有司討論典禮以聞咨爾中外體予至懷宣詔畢內出麻制皇第三子恭王惇立為皇太子皇子雄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慶王愷特授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國府進封魏王三月四日戊寅命宰執燕餞魏王于玉津園用文彥博故事也王登車顧允文曰更望相公保全二十三日丁酉太子受冊四月二十日甲子御劄皇太子判臨

安府二十三日丁卯將鎖院或疑宣麻給告非待儲貳之體二十四日己巳後省官禮官會議于史院二十五日庚午御筆皇太子某宜領臨安尹蓋欲試以民事也命直院周必大草制必大具奏二十六日辛未告廷畢別録本賜太子九年二月榮國公旉四月皇太子觧尹事淳熙元年十月魏王改判明州七年二月王薨遺表上孝宗泣然流涕謂右丞相趙雄曰朕向來所以越次建儲者正為此子福氣稍薄耳然

亦不料其如此之夭也即葬會稽謚惠憲他日又謂
雄曰太子資質極美但尚少學問耳每遣人來問安
朕必戒之云且語太子切須留意學問十四年十月
太上皇帝崩先是孝宗已有禪意嘗命有司葺都亭
驛其制視德壽宮既而以天下不可奉三宮乃緩其
事至是十一月二日巳亥百官大祥是日手詔皇太
子可令參決庶務先旬日孝宗獨召學士洪邁入對
謂曰朕將行内禪且欲如唐貞觀故事令皇太子參

決如何邁言天禧資善之詔可舉行也越七日又對
以典故具呈因曰宣麻降制既于體不順只須中旨
又違于禮臣謂宜為詔至是詔下周必大為右丞相
手詔令討論資善堂典禮必大奏天禧時仁廟尚幼
始見輔臣恐不可用西晉有宣猷堂今作議事堂可
也十五年正月二日戊戌必大請孝宗特御延和殿
令宰執奏事畢然後過堂議事先是有詔內東門司
改充議事堂皇太子隔日與宰執公裳繫鞋相見議

日甲午皇孫柄為耀州觀察使封嘉國公柄魏惠憲
王子也時皇太子之子已先拜節度使封平陽郡王
矣八日己亥遂進必大左丞相而留正越次拜右丞
相王藺葛邲並自尚書擢為執政執政官黄洽蕭燧
皆繼罷十五日丙午皇太后遷慈福宫春坊姜特立
見必大問曰宫中人人知上元後舉行典禮今悄然
何也必大謝曰此非外庭所敢與聞特立不悦而退
會學士李巘以草制失指得罪乃命禮部侍郎尤袤

朕移御重華宮宣詔訖百官入班殿庭皇太子即皇帝位側立不坐如紹興三十二年之禮百官稱賀畢三省樞密院奏事退放仗孝宗御便殿新皇帝侍立繼登輦同詣重華宮帝還内即下詔書上孝宗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案本紀是時尊太后曰壽聖皇太后孝宗曰壽皇聖帝原本作壽聖皇帝蓋傳寫倒誤今改正

詔職事官輪對

秘書郎兼權吏部郎官鄭湜首上三奏其一言三代

以還本朝家法最正一曰事親二曰齊家三曰教子此家法之大經也其二言省燕飲節用度親正人勤省覽其三言民力之困莫甚于此時蓋所取者皆祖宗時所未嘗有而作俑于後來所用者皆循習承平積獘而不量今日之事力願先以清心寡欲躬自節儉為本然後明詔大臣裁度經費除奉宗廟事兩宮給兵費之外一切量事裁酌惟正之供濫恩橫例皆釐正之然後使版曹會一歲之入擇諸路監司之愛

宗力言之時十三年矣庫中所儲金至八十萬兩銀一百八十六萬餘兩又有糴米錢度牒錢而下庫復儲見緡常五六百萬至是湜又言之後亦未嘗聞有所施行云

三月左補闕薛叔似遷將作監右拾遺許及之遷軍器監

于是遺補之官又廢

五月左丞相周必大罷

大為民害高宗嘗諭秦檜令盡罷之不果乾道中始減廣德軍千八百緡淳熙初又減桂陽軍萬二千緡上即位以月椿有數額太重去處令臺諫侍從同户部長貳詳悉措畫聞奏當議斟酌施行以寛民力是年用吏部尚書顔師魯等奏再減江浙諸郡月椿錢十六萬五千緡有奇云

詔改明年元

初孝宗即位改元隆興其説以為務隆興之政及學

士草制則合建隆紹興之義非初意也上之繼統也
將紹淳熙之政遂以紹熙紀元猶隆興意爾而學士
草制則又合紹興淳熙爲義亦非初意矣

紹熙元年庚戌春二月申明御史彈奏二十條
御史臺彈奏格本淳熙所定凡三百五條至是劉光
祖爲御史摘其有關于中外臣僚握兵將帥后戚内
侍與夫禮樂訛雜風俗奢僭之事凡二十條以奏乞
付下報行令知謹恪上從之

與澹舊在館中相厚善嘗旅過澹澹曰近日之事可謂犯不韙光祖曰周丞相豈無可論第光祖有短見近歲一宰相去位所引之士斥逐殆盡班列為之一空周相之門多佳士安得如許人代之望公加意此澹曰馮傳之乃澹所敬但今日之舉蓋有所謂陳益之周相門下士澹舊與之同在兩舉不欲明言姑以此警之耳光祖曰光祖所言泛論列耳非止傳之一人也傳之時為宗正丞益之名謙時為樞密院編修

令監司州郡寬屬縣無名之取以紓民力時朝請郎劉侯守岳陽會四縣版帳之額為二萬一千餘緡而無窠名者萬一千餘緡乃與提刑丁逢叔漕判薛叔似議取凡無名者盡蠲之舉一郡而言則其餘可知矣其餘郡未減者今猶存　是年四月朱熹守漳州亦奏除屬邑上供罷科茶錢七千餘緡及蠲減本州無額經總制錢四千餘緡

秋八月詔造新歷

可廢也明年八月謝深甫又言銓試不中四十以上
注殘零闕人乞令郎官就長貳廳寫律一條俾之觧
釋如或不通未得參注從之
復置詳定勑令局
工部侍郎潘景珪言法令一書久不删潤乃復置詳
定勑令局差詳定官一員删修官三員然未有所進
也慶元四年後次第修進
五月屏太學生余古

知縣有政績者為之亦有自郡守除者則繼即除員
外郎故恩數略視職事官而不入雜壓然自紹興已
来六院彌重號為察官之儲矣淳熙初龔茂良秉政
其内弟林說幹辦審計司遇郊恩而林尚京秩茂良
乃白上以六院官班寺監丞之上林用是得封贈父
母茂良後為謝廓然所攻此其一事也至是始復入
雜壓其班在五寺主簿之下太學博士之上六院官
皆得轉對但不入品耳

理之公也非人倫之正也閤下為天子耳目之官將以厚人倫正風俗正宜致辨於此又聞再入奏疏欲下給舍臺諫議之夫朝廷專設奉常此儀禮之所由出也今不從儀禮所由出之地以定禮文不公諸侍從朝列以集議獨以臺諫同列之官給舍表裏之班而議之識者有以窺之矣且閤下今居要路去政府為咫尺或者將逢迎希合以為禮之不當去欲為它日進身之階則誤閤下之事大矣閤下平時所行所

吳綱年九歲能誦六經語孟以壽聖親姪孫特改承
務郎仍依初補法
是夏皇伯嗣秀王伯圭拜太師
秀安僖王者高宗兄行也名子偁太祖皇帝少子秦
康惠王之五世孫王之第二子普安郡王是為孝宗
紹興十三年王薨於秀州贈太子太師普安為皇太
子加贈王太師追封秀王隆興元年始詔即園立廟
如濮王例伯圭其長子也初以門蔭官歷任淳熙慶

復修蜀鹽舊法

自祖宗以来皆民間自煮之歲輸課利錢銀絹總為八十萬緡紹興二年秋趙開總計始變鹽法盡榷之倣蔡京東南東北鈔鹽條約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凡四川二十州四千九百餘井歲產鹽約六十餘萬斤案食貨志作千餘萬斤通考作六千餘萬斤引法初行每百斤為一擔又許增十斤勿筭以優之始趙開之立榷法也令商人入錢請引井户但如額煮鹽赴官輸土產稅而已

成都路提刑時張縝守漢州甚失士民之譽王休按治之汝愚素與縝厚格其章不下王休言不已乃除縝直秘閣奉祠縝聞命久不去王休愬坐邸吏印書狀報之縝答以未受堂帖為詞卒不去王休不勝其憤明年明堂王休應任子汝愚已得政謂其按發不當格不行慶元初王休入朝自訴有旨給還王休後累遷禮部侍郎

定薦舉改官法

趙汝愚之帥蜀也嘗建言舊法聽三考薦舉改官者皆以三考為一任舉其成數而言今於三考之外未罷奇零日内輙敢依傍干請已非法意今又該遇覃恩盡行補轉若一併許於二考之外聽舉改官竊恐干進之徒與夫勢要皆預得為他日計而孤寒安分廉恥自將者欲脫選調愈不可得欲望將選人一例許與第二任方得薦舉改官庶幾仕進公平不妨寒畯之路不報上即位汝愚入政府乃舉行之又詔未

論其招權納賄之狀詔與外祠時周原缺廷策有云陛
下近逐一𠊓諂招權納賄之小人而天文卷舌之星
為之不明者累月若積其實德每事如此何求而不
得者謂特立也至是除特立浙東馬步軍副總管又
召赴闕賜裝錢二千緡正復上疏言唐憲宗將用李
絳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及召承璀還先罷絳
相本朝名臣范祖禹作唐鑑言二人不可並立於朝
此書屢經聖覽今特立召用臣合罷相與李絳一同

不報給事中謝深甫復劾之上批朕閱其舊臣無辜
而去特與贐行汝愚在樞筦亦以為言上不許六月
巳已正又言臣與特立理難並立於朝乞早賜處分
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反汗卿宜自處時正已待罪六
和塔上亦不復宣召也久之正復繳還上前後所賜
賚及出身以來告勑且上奏自敘嘗陪侍儲邸及翊
輔初政乞保終始詞指甚哀不報正累不得命乃復
待罪於范村之佛寺奏乞歸田里不許又請往給稟

凡百四十餘日云命特立仍為浙東總管於是竟不
召寧宗登極遷和州防禦使慶元元年冬復引疾奉
祠嘉泰元年春拜寧遠軍節度使時年七十七矣特
立有詩數千篇楊廷秀序之號梅山集

親試舉人

賜陳亮以下三百九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

聽新進士致仕

李僑年五十四調成都府司戶參軍自以祿不及養

乾隆御覽之寶

紹熙初命帥守監司薦所部人才既而濫薦者多言者謂令被薦者猥衆朝廷疑其私而不信病其衆而難從其間縱有賢才不免與僥倖者併棄請條約之

乃詔帥守監司自今毋得獨員薦士